

会跳迪斯科的人

会跳迪斯科的人

李栋 谢璞等著

春来发几枝

——代序

刘绍棠

这是一本颇有特色的短篇小说集。收入这个集子里的小说，都是曾经发表在广西南宁《红豆》（原名《邕江》）文学双月刊上的佳作。《红豆》也是一个颇有特色的文学杂志。我从一九五九年和它建立了亲密的文字之交，友情一直不衰。

那是我的五七年问题得到改正以后不久，我接到他们写来的热情洋溢的信，向我表达他们深挚的感情，同时向我约稿。天南地北，关山万里，而又素不相识，难得他们还记得和挂念我这个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古人”，使我深为感

动。多情重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我很珍视他们的情谊，因此，不但寄去了我在漫长的坎坷岁月中所写的作品，而且从此也就对《红豆》十分关注，每期必读，并有建言。

现在，他们将佳作选辑一册，要我写序，岂止盛情难却，更是义不容辞。

两年多来，我为了弥补二十多年的创作空白，长、中、短篇，以命相搏，而北京和外地的来访者，每日光临舍下，时间便高度紧张。但是，我仍然借开会期间的空隙，以及入

睡之前的片刻，把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作品，又重温一遍。

读后的感想，全在唐代诗人王维的《相思》一诗中：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劝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是的，这些作品，大都描写的是山青水秀、叶绿花红的南国生活图景；其中虽有几篇并非南方故事，也因发表在《红豆》上，而令人有风韵相近之感。全书整体的情调和色泽，是合谐一致的。

这些作品，又都是创作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中全会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思想解放，带来了艺术民主的春风、春雨、春光、春色；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才有这些作品的产生，正如南国红豆，春来发枝。

我说这本短篇小说集颇有特色，特色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有情。不仅富有人情，惹动情思，而且情节曲折，饶有情趣，读起来是引人入胜的。

小说创作，有以写人见长，有以故事取胜，各有千秋，不必以己之长轻彼之短；倒是两者都应该以彼之长攻己之短，补己之短取彼之长。

以故事取胜的小说，往往偏重情节的曲折；倘若只顾迎合，使情节游离人物，一发不可收拾，便会失于离奇和荒诞，虽傲倖红极一时，不过闪电流星而已，终难久远长存。而热衷情节的变化多端，难免造成小说戏剧化，而失真取巧；于是违背人物性格，违背生活本色，堕入生编硬造，走

上歧途死路。

情节必须合情合理，细节更要准确精当，要想做到这一步，必须情节因人而生，而不是人因情节而设。

这一本短篇小说集，展现了广西南宁的文学创作成果，可喜可贺；福建人民出版社大力扶持，得以出版，可感可敬。

社会主义文苑的百花齐放，必须众手栽培，同心协力。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际上尚且进行文化交流，国内更应四面来风，八方聚汇。囿于一隅，也如闭关锁国，便不会有长足的进步和红火的繁荣。

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日

凌晨二时

目 录

人民选“官”记.....	祖慰(1)
彩云归.....	李栋 王云高(20)
多情湘女.....	谢璞(66)
火,火,火.....	士敏(98)
春天来了.....	宋学孟(122)
科学家、妻子和原始森林.....	李栋 旭明(138)
失去爱情的青春.....	顾建国(176)
“狗肉张”掌印.....	黎国璞 李兵(211)
同是天涯沦落人.....	柴立扬(232)
竹香河上.....	旭 明(261)
会跳迪斯科的人.....	谢曼丽(273)
玉兰曲.....	王云高 谢云(290)

人民选“官”记

祖 慰

现在我请大家看一部人民选“官”的电影。该片采用了最新的拍摄技术，银幕上不光是一个画面，有时可以出现几个甚至几十个画面，叫多格画面，它们能把同一时间内的各个人物的活动都表现出来。

要看这影片，首先请大家把宇宙想象成个大电影院。那红红的夕阳当然就是场灯了。不知哪位非凡的电工师傅把夕阳的电压越调越低，光线暗下来，最后宇宙电影院的大厅全黑了。华灯初放，人间生活的银幕亮了起来。第一个镜头是一幢三层楼房，充满着整个银幕。这是某歼击机大修厂的宿舍。每个窗户都是一格小画面。每格小画面里有各色人物在活动着：此刻的活动内容空前的一致，都围绕着三车间将要选举车间主任的问题。更有趣的是，竞选人一个外号叫猫，一个外号叫老鼠。

为了弄清纵横关系，前因后果，我有时得加几句旁白；同时，还要按照人类的视觉特征——一瞬间只能专注一个对象——让大家一格一格地看；为了方便起见，我还得人为地把小格儿编成ABCD……

A. 格

散发着洋葱炒肉丝香味的厨房。

正在炒菜的妻子对坐着洗衣服的丈夫说：“哎，告诉你个新闻，我们车间要选车间主任了。”

丈夫用鼻子哼笑了一声，还用缀满肥皂泡的手碰了一下自己的耳轮说：“喏，聋子的耳朵——摆样子的。你呀，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还那么天真！什么选举，上面指定好候选人，让你画圈，你画也是他，不画也是他！”

妻子停了锅铲，反驳说：“这次不一样！新来的李书记今天在车间里说了，这回是合金刀切金刚钻，硬碰硬，不指定候选人，你想选谁就写谁，不记名。”

“真的？”

“那还假！这一说不要紧，吓得我们车间主任杨栋新——就是外号叫米老鼠的，放出要辞职的空气。他是想来个体面下台，免得拔了毛的狮子惹猴笑！”

“新鲜事！”丈夫兴趣更大，干脆不洗衣服了，“可是百姓百姓，一百个人一百个心，那选票能集中吗？”

“胡说！”妻子很认真的反驳：“老百姓的心可一致呢！周总理逝世，全国人民都伤心，都献花圈。我看你要是死了，除了我谁也不会送！”

“你扯到哪儿去了！。哎，菜锅冒烟了！”

厨房里充满了一股焦炭味。

B 格

三车间军械班王师傅家。

圆桌旁围坐了七八个修大炮的师徒。一个个红脸红眼的，看来聚餐接近尾声了。

年近六十岁的东道主王师傅兴致很高，把一双大眼睛笑成一条线，比比划划地说：“自古以来都是大官封小官。要是碰着个坏官当道，咱中国老百姓只有一个法子，嘴里念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没到’。等他恶贯满盈，盼着有个大官便衣私访，把他罢掉，再封个清官来。可是自古清官比熊猫还少！本来嘛，封出来的官大都得报上官之恩，眼睛象蛤蟆一样长在头上，只知道给上头溜须拍马，心里哪还会装着老百姓？如今是社会主义，党中央让我们选‘官’，这可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往后呵，谁个再不为民办事，咱们就叫他下台！”

薄嘴唇的小徒弟受了这种民主气氛的鼓舞，大胆地纠正师傅的用词说：“师傅，选‘官’不好听，还是按马克思的话说，选社会公仆。”

王师傅举起酒杯说：“对，公仆，不要官老爷！这可是比你以后娶媳妇的喜事还大。娶个坏媳妇，最多是一家子倒霉；要是弄些坏干部，咱们的‘四化’就‘火化’了。我说，为选出咱们最称心的‘四化’带头人，把这最后一杯干了，来来来，都满上！”

薄嘴唇小徒弟又抢了一句：“为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在

我们车间第一次实现——干！”

大家热烈响应：“干！”

随着玻璃的“锵锵”撞击声，喉咙的“咕咕”吞咽声以及畅怀舒心的笑声，桌上所有的酒杯都底儿朝天扣了起来。

正当王师娘给大家沏茶时，薄嘴唇又提出了个动议：

“来个民意测验怎么样？”

王师傅说：“就你鬼点子多！怎么个测法？”

薄嘴唇小徒弟说：“咱们谁也不说，把想选的人写在自己手心里，等会儿一齐伸出看，是不是人同此心，心同此愿？”

“好！”大家一致响应，写了起来。

七、八只粗壮的手伸向桌子中心一齐打开。真怪，全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大大的“猫”字！

屋里爆发出一阵哄笑：“猫！没错，是他！哈哈哈，咱们为他串门竞选去！”

他们象温煦的春风散入FGHIJ……Z格。

C 格

五十多岁，圆圆脸，满脸胳膊胡子的人推开C门进屋。

“死猫老头子，你到哪儿去了？王师傅找你去喝酒，来了几次，不见你的魂灵！”老伴儿嗔怪他。

“喝酒？呵呀，太可惜了！你补偿损失吧，拿酒来！”

他一屁股坐在放着碗筷的桌前。

“你又到哪儿去兜风了？”

“对不起，忘记跟一把手请假了：刚才我去上大学了。”

“嗨！七六年人家把你从人变成猫，今天你自己一下又从猫变成癞蛤蟆了。”

猫老头疑惑不解地看着老伴。

“上大学？哼！癞蛤蟆爬樱桃树——尽想高味！”她一面斟酒一面说。

“真的，我上电视大学了，刚去上完第一堂课回来。往后搞现代化，肚子里没有几斤墨水还行？哎，再说，”他凑近老伴耳朵，又低又神秘地说：“很有可能我被选为车间主任，没科学——”

“你还想当？落了疮疤忘了疼？”她气呼呼地夺过酒杯。

“现在这年月当然想当，好把身上的招数为‘四化’全使出来嘛！我还写了份竞选讲稿呢！”他从放钱的皮夹子里拿了出来，干脆连饭也不吃了，兴致勃勃地拉着老伴儿看他密密麻麻的稿子：“来，帮我合计合计。我写了三个问题：一、生产管理改革办法。要有精细的岗位制，发扬工人是国家主人翁的精神，现在这一套效率太低了；二、现在的奖金制度还不完善，要真正做到列宁讲的，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三、往后车间主任，各级干部不能一当上就是一辈子。终身制不好，巴黎公社的原则就不是这样。要常选常换，这样才能有一个活蹦鲜跳的领导班子，鱼水一样的人和人的关系。嘿嘿，这三条不是我的发明，我是套马克思讲的生产关系三个内容写的，因为这才是决定生产力兴旺不兴旺的主心骨。我给你从头到底念念，看看行不行？”

“我说全没收！”老伴又把竞选稿子拿了过去，“你还没当够！累死累活干了几十年，最后里外不是人，七六年落个‘玩炮弹的黑猫’！不行，你要再当，我同你分开过！”她扭转身去，背朝着他。

“哈哈，老夫老妻几十年了，怎么舍得离婚？要离了，你也嫁不出去，我也娶不回来，孤寡两个多冷清！还是合起来好。猫有什么不好？为人民除四害，捉老鼠！拿来，吃完了我还要找王工程师学洋字去呢！”他恳求着把酒和稿从老伴手里要了回来。

D 格

新调来该厂的厂党委书记李一民的客厅里。

陈副书记在呷茶。他的下眼泡鼓得象两个口袋。平常人的眼泡是装岁数的，岁数越大，眼泡袋越大。他似乎是装怨气的，一压就会跑出来。他揉了一下眼睛，果然牢骚话出来了：“我很担心，这样没有领导的选举，会不会把一些老好人推了上来？这不是学资产阶级选举那一套吗？”

李一民没有回答，从书架上抽了一本《法兰西内战》出来，翻到第十二页，给陈副书记说：“起初，我也对这种选举方式有疑问；后来我找书一看，呵呀，原来咱们共产党的老祖宗早在一百零八年前就指示过了。你看，各级领导都必须普选产生，还说这样才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

陈副书记看了看书的封面问：“法兰西是哪个国家的城

市？”

“是法国的国名。”

陈副书记说：“噢，就是法国。那么说，老李，你理解错了。法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内战，就是资产阶级打资产阶级嘛，那选举，马克思当然说的是资产阶级选举了。”

李一民啼笑皆非，说：“马克思说的是无产阶级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的选举。”李一民为了照顾同级的面子，没有再往下解释“内战”的含义是什么。

陈副书记赶快把话岔开：“总而言之，我们也是领导选出来的嘛，这也是普选嘛！”

李一民：“老陈，将心比心，作为已经当了领导的我来说，也不大喜欢民选，怕选出些老给我们提意见，用起来不顺手的人。我们来任命，总是委任那些听话的。可是听话的人不全是贤人，也会夹杂一部分‘在上司面前是奴才，干起工作来是庸才，吹吹拍拍为的是升官发财，一旦得势就搞法西斯独裁’的人。前几年的教训还不惨吗？把明朝的李时珍当作是今天北京医院的失物的人，居然当了主管卫生部门的副总理；把‘钓鱼岛’念成‘钩鱼岛’的白字先生居然当了中央大报的主编；连‘哥达纲领’都不知道的王洪文当了副主席……老陈，你说说，要是把这些交给群众选能选上吗？”

陈副书记：“……”

李一民换了一个话题：“我这几天去三车间摸了一下底，可能大家会选柴玉景。这人怎么样？”

陈副书记：“一分为二罗。以前他有个美号叫老黄牛，

就是说他会关心人。比如哪个工人出差了，他就在星期天帮那个工人家买点米、拉点蜂窝煤；又如，谁家小两口吵架了，他去当当和事佬；还有一次食堂里的饭沙子太多，锉牙，他就让老婆去食堂帮着淘米拣沙子；连青年之间谈情说爱他也要插一手拉拉媒，……这号鸡毛蒜皮的好事干了不少，很得人心，厂里的广播老是拉拉呱呱的叫他老黄牛。可是这牛能管路线懂政治吗？所以也有人一分为二说他是不管大事的老好人。”

李一民：“噢？我可听说柴玉景大事从不糊涂。据说在闹派性很凶的时候，车间领导靠边站了，没人指挥，不少人七上八下，七点上班，八点就下班回家当木匠做柜子了。他就不糊涂，天天上班，还自告奋勇的出来指挥全车间的生产，成了没有任命的主任，搞得不错。这事儿确实吗？”

陈副书记：“有是有，我们后来任命他为代主任，就是肯定他这点精神的。但是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嘛，分出他爱出风头、有官瘾嘛……”

李一民：“既然有官瘾，他为什么一九七六年初又辞职了？”

陈副书记：“这——时间久了，那些陈帐旧事说不大清了。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一九七六年他辞职以后就破破摔摔，用公家的东西做私活儿，大摇大摆往家拿，还借机攻击领导，这种人能当主任吗？”听口气是向李一民施加压力了。

李一民：“我初到这儿，不了解情况，其实我没有什么倾向，我们到三车间工人家去串串门、聊聊天去。”

“你去吧，我今天有点感冒。”两个鼓眼泡更大了。

E 格

这格儿有两个人。一位二十多岁的圆盘脸妇女正在用电熨斗熨男上衣。她不时地瞟着坐在旁边一支接一支地闷闷抽烟的丈夫杨栋新。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怜悯、埋怨、自信。

“没出息！你别愁眉苦脸好不好？眉间竖个‘川’字，鼻子上横个‘三’字，把一张光光的脸弄得象这件皱衣服一样，让人家看笑话！”圆盘脸在埋怨丈夫。

杨栋新来到这个世上走了三十年的上坡路，第一次碰到了坎坷。他上了肝火，上唇起了泡，那红红的酒糟鼻更红了，红得象要冒烟了，可还没有想出什么话来回答妻子。他侧过脸去。

圆盘脸一蹙看到了杨栋新的两个雪白的耳朵，圆盘脸上顿时掠过电闪一般快的宽慰的笑意。她放下熨斗，走向丈夫，爱抚地捻了捻他的耳朵语义双关地说：“我相信，你会选上的！”

杨栋新也会意地一震。

圆盘脸对着白耳朵想起了往事：（化入回忆画面）：

△初恋时，圆盘脸第一次把杨栋新带回家去相亲。全家聚精会神地听着杨栋新朗诵他充满豪言壮语的诗歌：“谁把红旗插遍全球？我们这一代是当然的旗手！八万个惊雷为我敲战鼓，十万度电闪为我写春秋……”老奶奶没有好好听，老

盯着杨栋新的耳朵。

△老奶奶悄悄对圆盘脸说：“这个女婿好，将来有官有福，常人的耳朵都要比面孔的颜色红些、黑些，可他的耳朵比脸白得多。相书上说，耳白于面，有官有福。”圆盘脸哈哈大笑，说奶奶迷信。

△杨栋新莫名其妙中断了朗诵。当他听了圆盘脸解释后，拉一拉自己的耳朵神往地笑了起来。

△一九七六年初的一天，杨栋新回来告诉她：“党委任命我当车间主任了！”

圆盘脸惊喜地拎着杨栋新的耳朵：“想不到老奶奶的话真应验了！”

圆盘脸想到这里又重复了刚才说的话：“我相信，你不会落选！”她高兴地去熨起衣服来。

杨栋新小声地顶了一句：“耳朵顶屁用！”他也马上回想到一九七六年初为了当车间主任呕心沥血的情景。

△他在看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的报纸。有条消息说某造船厂一青正在一九七五年的日记本上曾写过千篇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文章，立即受到省委领导的接见，回厂提升为造船厂副书记。

△他翻箱倒柜找出一本旧日记本，也写了一篇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日记，时间写为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六日，比造船厂的那一位早两天。

△他把日记本交给鼓下眼泡的陈副书记。

△陈副书记在全厂大会上宣读他的日记并宣布任命他为

车间主任。

△但车间工人请示工作仍找柴玉景，不找他。

△他挑灯夜战，伏案写着洋洋万言的批判他师傅柴玉景的大字报，标题是：“玩炮弹的黑猫柴代主任——我车间右倾翻案风的风源。”

△柴玉景贴了一张辞职的大字报，又回到班组修起大炮来。

正当他回忆到人生最得意的一刻时，一只老鼠从他腿旁窜过，把他吓了一跳，从幻境回到现实。但是老鼠这个可憎形象又把他拉进另一些不愉快的回忆画面中去：

△他当主任三个月后的一天下班时间，在仪表车间的走道里发现一张纸。拎起一看，原来是一幅漫画：画了一只米老鼠，鼻子是红的，肚子里写了他的姓——“杨”，旁边还批了两行字：一行是“谋官如鼠，得官如虎”；另一行是“上面一个屁，下面一台戏。”他气得酒糟鼻又要冒烟了，狠狠地撕得粉碎。他知道这些批语的潜台词，脑子里马上又联想到下面的情景：

△陈副书记在办公室里一面品着西湖龙井茶一面对杨栋新说：“现在要抓一个联系实际批奖金挂帅的典型，你是小闯将，路线觉悟高，带个头吧。”

△杨栋新在自己房里来回踱步，苦思冥想。圆盘脸疑惑不解地看着他。他忽然喊道：“有了！”

圆盘脸问：“什么有了？”

杨栋新：“我们车间有各种各样的劳动保健补助，这实